



在爱情中 我们 寻找什么

世界的崩塌有可能是在一秒之间吗？
是的。
至少在心理上是的。

荣伟玲
作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decorative floral illustrations in the corners. In the top right, there are two small, light-colored flowers. In the bottom right, there are two more small, light-colored flowers. On the left side, there are larger, more detailed floral illustrations, including a large flower in the bottom left and a smaller one in the middle left.

荣伟玲
作品

在爱情中 我们 寻找什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爱情中我们寻找什么 / 荣伟玲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8
ISBN 978-7-5502-0905-3

I. ①在… II. ①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58820号

在爱情中我们寻找什么

作 者: 荣伟玲
特约监制: 李耀辉
产品经理: 冯 倩
责任编辑: 王 巍
特约编辑: 高 婵
封面设计: 红果书装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廊坊市兰新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50千字 880毫米×1270毫米 1/32 10.5印张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0905-3
定价: 2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000

01

CHAPTER

在爱情中
我们寻找什么



机舱里响起播音员腻答答的声音，我挣扎着从迷梦中醒来——碧城到了。打个哈欠，从机窗往外看，夜晚的天空繁星点点，与下面城市的灯火相连，给人以超乎时空、迷蒙而深刻的心痛。逃离，逃离，我的脑子里情不自禁地闪现着这两个字。

我终于离开了丹城，离开了这个带给我无数欢愉和更多不快的城市。所幸，碧城阳光心理诊所适时向我发出邀请，我便以事业发展为由顺理成章地“逃离”。我叹了一口气，解开安全带，拿上我所有的行李，还要记得（也许我下意识想忘记）带上一个人——13岁的晓云。

我终于还是决定把她从她所在的那个穷乡僻壤里带出来，并且很不负责任地没有办理任何正式收养手续。我让她叫我“姐姐”，尽管我比她大20岁，如果早婚并且奉子成婚的话，也可以当她的妈妈。但我还没有服老到让一个青春期少女叫我妈妈的程度——我本人还处于青春期，心理上的。

我提着行李独自走在前面——我知道晓云会乖巧地跟着我，毫无疑

问，她的智商和情商都在同龄人之上——这是苦难赐予她的财富。

在出口处我看到了写着自己名字的牌子，举牌子的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年轻女性，质朴，眼睛闪闪发光。我把早早准备好的招牌笑容挂在脸上，熟练地走上前去与她握手，好像一个排练了多次的演员。

“苏医生，没想到您这么年轻！”她热情地送上毫无新意的客套话。我矜持地微笑，向她介绍晓云，晓云居然并不羞涩，用她带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打招呼。她的笑容我在哪里见过？哦，是我的招牌笑容——她在学我！我有一种被剽窃了的古怪感觉。

接我的女人叫百合，30岁，也是心理医生。她谦卑地表示以后要“多向我学习”，我诧异地发现她的谦卑居然是真诚的。向一个年纪差不多的同性表示谦卑，除了虚伪以外，要么是已修炼到极高境界，要么就是真的无知。没关系，以后有过招的时候。我现在没精神去分析她。来到异乡，总有些神不守舍的味道。

夜晚的碧城是美丽的，有着灯红酒绿的繁华和沉沦，就像某些披上爱情之名的情欲，只有激情和欢乐，没有宁静和哀伤。毫无疑问，缺乏宁静和哀伤的城市必定出现更多心理上的混乱——我来对了，这里不愁没有心理医生的饭吃。

百合把我们直接拉到诊所事先为我租好的公寓里，两室一厅，21楼，在卧室可以看到黑压压的天空里散落的星星，这是我喜欢的。深夜独自站在窗前，有时候会有上接于天的感觉，但我还是只能把它让给晓云，选择和两个大书柜共同居住在靠边的书房里，以便可以和荣格、苏东坡、尼采和村上春树同床共枕。

百合告诉我诊所离住处只需要过一个街口，我对这种安排感到十分满意。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5个小时的人来说，住处仅仅是睡觉的地方罢了。我礼貌地感谢过百合，便让她去

了。这下我才真正松懈下来。在晓云面前是不用装的，只有我首先放松我，她才能放松她。我垮下脸，点上一支烟。晓云忙着收拾行李，小小的身影忙个不停。我顿时感到有些烦乱，便出去走走。

我毫无表情地穿过女人的低胸衣服和香水味、男人假装直视其实顾盼流离的眼神、闪耀的霓虹灯、街角堆放着的发臭的垃圾……赫然发现阳光诊所的牌子就在前面。它占据着一幢白色办公大楼的底楼和二楼。站在它的面前，一种惨白色带来的压迫感迎面而至，使我无法继续靠前。它太正式、太有威严感了，如果我是来访者，情愿拜访一位住在茅草房里的修行者，也不会踏进这里。

我点起心爱的“爱喜”牌香烟，默默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一个有着薄薄红嘴唇的年轻男性向我送过来一个热度为40摄氏度的注目礼，我几乎想都没想就从眼里发出一个零下40摄氏度的飞刀形冰块，轻而易举地谋杀了这目光。

当我转身往回走的时候，一股情欲的热流突然开始在体内涌动……我安静地微笑了：“很好，非常好，我还是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回到家，晓云已经睡了。屋里收拾得很整齐，她甚至把我的床都铺好了，这使我觉得近乎有些歉意。我怎么能暗暗地把她当成一个累赘呢？她在尽力为我做点什么。其实我带着她最大的顾虑并不是要把大房间让给她，或者供她读书之类，我首先想到的是和她住在一起便不可能在家里约会了。这顾虑有些滑稽可笑，在过去的整整两年里，我都没有过一次我盘算的那种约会，但这并不妨碍我时刻准备着。

我叹了口气，走到她房里。她睡得蜷成一团，背有些佝偻。其实她养父生前很宠爱她，她并没有干过任何重活——手上完全没有茧疤，但她仍然佝偻——每天都担着她那深深的自卑感，那比任何重

活都更让她有压迫感。晓云是私生子，出生即被遗弃。她的养父作为一个老单身汉收养了她，不久前过世。我可以想到在那蒙昧的小县城里，他们遭遇了多少流言蜚语。

她真是累了，嘴半张，眉头皱着，浓密的睫毛微微颤动。黑暗中在她床前，我默默地随着她的呼吸声呼吸，突然有一种很想去亲她的冲动。但是我忍住了——我一早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在感情上和她保持距离！我咬着牙齿抵抗内心想要拥抱她的念头，这气流硬生生地被逼回胸腔形成大片的酸涩感。我退出房间，趴在书房桌上，莫名其妙的泪水把我那件桃色套衫的袖口完全浸透了。

02
CHAPTER
在爱情中
我们寻找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诊所报到。秘书小姐把我带到了赵所长的办公室。她叫赵慧，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儿童心理学家，大约50岁，长相和善，为人亲切。我在一次行业会议上认识她，是她邀请我来这里的。

距离上次见面已经有3个月，再次看到还是忍不住地欣赏她。她穿着咖啡色的毛衣配米色的套裙，挽一个髻，非常优雅地在办公桌后面向我伸出手来：“欢迎你，苏黎！我们这边的病人已经接不过来了，正盼着你来呢！”她的手很温暖。我在她面前，略略感觉到有些羞涩。完美的女性，常使我自惭形秽。她热情地搭着我的肩，带我去医生办公室。

办公室是以白色为基调的，四张办公桌排成两组。我皱了皱眉——我生性孤僻，不习惯长时间与他人共享一个空间。但我很快想到，没来访者时可以躲到治疗室去看书，这想法使我松了口气。

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百合见我来了，连忙恭敬地站起来。另外一个男治疗师见我进来，慢慢把手里的书放下来，用审视的眼光

看着。我和百合已经见过面，便只是点头示意。赵所长为我介绍那男士：“胡林，搞认知疗法的。”他和我握手，软绵绵的没有劲。我注意到他的袖口有些脏，甚至西装背心的第一颗纽扣都掉了，露出白色的线头。敷衍地握手以后，他等不及似地坐下来，右手下意识地又拿起书，只是不好意思立刻去看。我瞄了那书一眼，是我也同样备有的《罗洛梅文集》。

赵所长把我领到我的办公桌前，桌上赫然放着一本黑皮烫金的《圣经》。百合在旁边赔笑道：“苏医生，这是我送给你的，希望你喜欢。”赵慧温和地笑：“百合是基督徒，她给我们诊所每个人都弄了本《圣经》。虽然她是学精神分析出身，但现在尝试把宗教心理学里的一些东西加入到治疗中来。”我一下子就明白过来，原来她的谦卑是这个来历，这就好理解了。此时，她正忙着找杯子给我泡茶——是啊，基督给麻风病人洗脚，百合为苏黎泡茶，谦卑，不代表卑下。不仅不代表卑下，还代表和卑下相反的东西？比如更高级的优越感——“我已经优越到了不必追求优越的程度”。以前我虽然也接触过一些教徒，但有信仰的心理治疗师倒是第一次接触——把精神分析和宗教结合起来？有点像给老鼠和猫做媒。

赵所长带点歉意地告诉我，“我所仰慕的”方正医生正在治疗室里做治疗，要半个小时以后才出来。“没办法，找他的病人太多了，上午9点开始就排上了。”方正是全国知名的心理治疗师和心理学家，我不认识他，但看过他的几篇论文，十分欣赏。这也是我乐意来到阳光心理诊所的原因，和赵慧、方正这样的高手一起工作，进步自然快些。

赵所长给我们介绍完毕，便回她办公室忙去了——心理学家们都是超负荷工作的人哪！胡林终于放下书，和我寒暄：

“从丹城来？你们那里的医生做的是心理咨询还是心理治疗？”

“有些人做的是心理咨询，有些人做的是心理治疗。”

“你呢？”

“我大多数时候做的是心理治疗，有时候也做咨询。”

“我想请教一下，你觉得咨询和治疗的区别是什么？”

这哪是请教？分明是考我。

“从时间上讲，咨询是短期的，治疗是长期的。咨询讲究的是解决症状，治疗讲究的是解决个性中的本质问题——症状的缓解并不能成为治疗成功的标志。从效果上讲，咨询的效果是短期的，治疗的效果则会影响来访者的一生。从技术上讲，当然区别更大，但可以简单地地区别为咨询师说话比较多，治疗师说话比较少。”

“嗯，”胡林略点点头，好像有点满意，“你主要使用哪种流派的方法？”

我坦然回答：“什么都用，视来访者的需要而定。我认为，治疗的模式应该根据来访者的特点为其量身定做，心理治疗不像开西药，指望一片阿司匹林医好所有的头疼病。”

“那就是整合疗法了。”

“如果你喜欢这样命名的话，我不介意你这么认为。”

过招结束，胡林继续跷着他的二郎腿，看他的《罗洛梅文集》。我则走到窗前，一边抽我的“爱喜”，一边任由思绪飘荡——刚刚到办公室的路上已经看过治疗室，布置得很地道，看得出花了心思也花了钱。这个诊所背后有一些企业家赞助，经费不成问题。胡林是个有点能力的人物，但凡不讲究穿着又坦然自信的人多半有些真东西。百合是容易相处的，基督教徒自然有她的上帝在监视她，那比任何制度的管束更加无处不在。哦，对了，晓云，我差点忘了！

我连忙按熄烟头，匆匆走回赵慧的办公室。甚至没有敲门，我就

冲了进去。

赵慧不在。一个男人从赵慧的电脑桌底下钻出来，让我吃了一惊。

他倒是满不在乎笑嘻嘻地看向我，一双眼睛贼亮，脸上脏兮兮的，手里还拿着半截电线。他把手在衣服上蹭了蹭，向我伸手：“我叫乐奇，他们都叫我阿乐，在这里搞电脑维护，网站也是我在做。”我也笑了，他的样子蛮可爱：“我叫苏黎。”“我早听说你要来，从丹城，那地方我去过。”

他问我：“赵所长出去了，你有什么事？”

我是病急乱投医了：“我让赵所长帮我妹妹联系学校的事，怎么样了？”

他笑了：“别急别急，是我在负责这件事，已经联系好了，明天就可以去上课。如果你没时间送她，我帮你好了。”

我舒了口气。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的经验，在一些身份、地位比较低的人那里，反而比较容易遭遇热情。我想这时候我脸上的笑容开始变得可爱一点了。

门口又冲进来一个人：“赵所长呢？”

回头一看，啊，一个很帅的男人！

03
CHAPTER
在爱情中
我们寻找什么

我想那一瞬间我一定头晕了一下……如果说对女人还可以用“惊艳”这个词的话，那么对男性相应的形容词太少了。我只能乏力地形容为，他就仿佛一轮太阳从云层里跳出来，照亮了整个房间，也照亮了我心中的天堂！

阿乐对他说：“赵所长到森田疗养院去了，这位是新来的苏黎医生。”

他定睛看着我，眼睛里面有笑意：“你好，苏黎，我是方正。”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原来他就是方正！他的手温暖有力，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没办法，我一见帅哥就是这样子。

他讲话的态度很诚恳：“欢迎你来！赵所长找的人一定错不了，以后我们多交流。”

我只有频频点头，脸红得不行，像个社交恐惧症患者。

他很快离开了。阿乐说，方正医生的下一位病人已经来了，他的预约多得不得了。

我则迷惑地想，他的女性来访者都会爱上他吧？整个移情¹过程都将不可避免地朝男女之间的正性移情上发展吧……

想罢，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这多半是我的投射吧。方正是有名的心理治疗专家，他的治疗，必定是很地道的了。

第一天上班，没有接到任何来访者（我不喜欢使用“病人”这个词，我不认为任何人是“病人”）。于是，我提前下了班，绕到超市去买了些零碎东西——半只乌骨鸡、配料、一些药材，准备炖锅鸡汤；给晓云买了内衣、胸罩，不知道号码，只能买个大概合适。我在化妆品柜台驻足良久，最终还是买了一支淡红色的口红——给晓云。我知道她只有13岁，但还是希望她拥有一支口红——我能分清，这是我的愿望。

回到家，晓云正眼巴巴地倚在门口等我，眼睛瞪得大大的——可怜的孩子！看到我，连忙送上笑脸，又递拖鞋。问她这一天是怎么过的，她回答收拾屋子。我一边到厨房把鸡炖上，一边叫晓云拿衣服出来试。晓云笑了，好像很开心，又有点不好意思——我给她买的都是些花花绿绿的衣服，洋气得很，不知道她是否习惯。她先不去试衣服，守着我。我便说：“学校联系好了，明天‘乐叔叔’来送你上学。”这辈分已是乱七八糟的了，我也懒得管。晓云便真的开心了，忙着去准备书包。

我干完手里的活，把晓云叫到跟前，握着她的一只手，说：

“晓云，你记住，你不必勉强自己做任何事情来讨好我。我不需要你成绩优良，不需要你听话服从，不需要你和别人一样。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就好了。你懂吗？做你自己！”

晓云愣愣地看着我，似懂非懂地点头。

我拍拍她的背，每次看到她把背这么驼着都想让她把脊梁伸直



¹ 源于精神分析学说，英文“transference”。是来访者将自己过去对生活中某些重要人物的情感投射到咨询者身上的过程。

些，但终于忍住。这种“提醒”只能强化她“我背驼”的意识，让她更加自卑。“无条件接纳吧……”我念叨着人本主义的治疗原则，如同信佛的人念阿弥陀佛。

我又开始忍住那种想要拥抱她的愿望。有时候，我不知道究竟我们谁需要对方更多。

只花了几个星期，我便渐渐适应了碧城的生活。每天7点起床，蓬头垢面地先往电脑里录入昨晚做的梦，接着跑步，然后再弄顿西式早餐。这是晓云和我一天中唯一丰盛的一顿，有牛奶、面包、鸡蛋和水果，然后分别上学和上班，以吃盒饭混过中饭和晚饭——我通常要工作到深夜12点，到家时，晓云已经入睡，她会在书桌上给我留条——考卷要家长签字，学校要缴费用之类，我则不加深究地一律有求必应。

在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新生活中，有一抹闪亮的颜色——方正。美好的男人跟美好的女人一样，一旦出现在办公环境中，相当于平白无故加薪百分之二十，他（她）会令工作变为一种享受。

我依然在做心理治疗之余埋首专业资料，或长时间呆坐在那里为我的来访者苦思冥想，试图以他们的眼光来看待和感受这个世界——走进狭窄电梯里的恐惧，脑子里莫名其妙地反复出现某一字句，走在街上背后出冷汗，不由自主地拼命吃东西等。

但只要方正专用的那间治疗室的门一开，一切便被打断。

我不动声色地欣赏着他的一切言谈举止，并以此自娱。我研究他衣服的搭配、他领带的颜色，他的神情、他的口误（精神分析认为口误传达无意识信息）。我像感受我的来访者一样地感受着他，试图不加标签、不予定义，甚至不用形容词地完全把他的内在传感过来，但绝不分析——理性一旦出现，一切真正的内在真实便被破坏无遗，

只留下一地术语的碎片——什么自恋啊、自卑啊、内向啊、外向啊、偏执啊、抑郁啊，专业名词漫天飞，却什么也抓不着，抓着了就是错误！人心，是不可度量的！我只是这样，默默地、远远地欣赏着他，如同欣赏上帝的杰作。

3月5日，星期天。每月5日，碧城心理治疗师联合会都召开例会，赵慧是会长，她叮嘱我一定参加，她要把我介绍给“这个城市里所有有趣的同业者们”。我有一点点紧张，更多的是期待——这是一个特殊的话语圈子，有时候你会觉得它自成一国，心理学工作者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人生理念都与大多数人不一样。如若你问“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一名心理医生多半会说“心灵的成长”；若问病人，他们的回答最初可能是五花八门，但最后多半归结为一句话——“找回我自己”；而一般人则会说“赚钱买更大的房子”。因此，医生跟病人倒是一国的，因他们都经由自身或他人的痛楚得知灵魂的存在，并对之发生深刻的兴趣。

这是一个下着细密春雨的上午，我没有带伞，任由这带着生机的雨点浸染发间。想起养母曾经说过，“淋过春雨的孩子会长高”，心里有温柔的牵动……越过各色洋伞，把自己想象成嫩青的树苗，那是惬意和舒畅。“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诗句反复出现在脑海，挥之不去，属于正常人偶尔出现的强迫倾向。一个人在路上微笑，是知道晓云和我，沐浴在同一场春雨下。

像会诊病人一样地打量我。我挂上招牌微笑，打开双肩正坐，坦然迎向心理医生们的目光。

“苏医生，您写过什么论文吗，我们拜读一下？”一位中年女治疗师问道，“向您学习学习。”

“不好意思，我很久没有写过东西了。”

她假装失望地“哦”了一声，眼角眉梢都是笑意。

宋辉在桌子后面跷二郎腿，很随便地大声说：“论文算什么！我也不爱写论文，抄来抄去总脱不了弗洛伊德那一套，好好做治疗不就行了！”

见大家安静下来，赵慧便说：“今天上午理论讨论的内容是各位手中的《论修正性情感体验的发生过程》，作者是方正医生。照老规矩方正医生先阐述他的观点，然后大家发表各自的意见。下午则是集体个案督导。今天轮到谁汇报个案了？”

方方便说：“本来轮到我汇报，但今天讲的又是我的论文，那不整天都是我一个人在表演？是不是换个人？”

其中便有好几个人把眼光投向我。

“好，我讲吧！”我接招，反正迟早都是要讲的。

这天上午，方正是多么光彩照人哪！他穿着墨绿色便装西服配浅黄色暗格西裤，亚红色领带打得跟他的名字一样方方正正，白衬衣亮洁如新。他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微笑、每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语，都散发出逼人的魅力——他就像一颗明珠熠熠生辉。当他演讲完毕，全场都发出整齐的掌声，我则用敬慕的眼光看着他——这个精彩的男人！

午休时我问赵慧：“我能否汇报一个特别失败的个案？”赵慧略有